

● 外国文学

# 叶芝诗歌创作中的东方神秘主义\*

张 思 齐

(武汉大学 人文科学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张思齐(1950-), 男, 重庆人, 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中文系教授, 文学博士, 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

[摘 要] 叶芝诗歌以东方神秘主义的象征著称于世。玫瑰、狮身人面怪、天鹅和螺旋是叶芝诗歌中具有凸现主题意义的意象。其来源有二, 对《旧约圣经》抒情诗风格的继承是叶芝诗歌抒情性的直接来源, 东方神秘主义思想指导下的对中国和日本诗歌的模仿学习是叶芝诗歌抒情性的间接来源。

[关键词] 爱尔兰; 诗歌; 叶芝; 东方神秘主义

[中图分类号] I 1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74(2002)04-0485-05

叶芝是爱尔兰著名诗人。他生活的年代, 爱尔兰尚处于争取独立的历史进程之中, 因此叶芝也属于英国诗歌史上必书的诗人。特殊的时代背景和独特的艺术追求, 把叶芝造就为一位世界级的诗歌大师。就世界诗歌史作考察, 我们发现英国诗歌中的象征主义不如法国发达, 象征主义诗人也相对较少。然而, 叶芝恰好是以象征主义为基本特征的诗人, 这为英国诗歌在世界诗歌史格局中的地位起了备体的重大作用。叶芝的诗歌创作数量大、质量高, 他确实对英国诗歌的现代走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叶芝的诗歌创作具有浓郁的形上意识, 有两点值得特别注意: 一是其诗歌创作中的东方神秘主义意象, 一是其诗歌抒情性的东方神秘主义来源。

## 一、叶芝诗歌创作中的东方神秘主义意象

文学的现代性具有多种表征, 神秘主义是其重要的构成要素。在叶芝的诗歌创作中, 出现最多的是玫瑰、狮身人面怪、天鹅和螺旋。这些意象具有东方神秘主义的意蕴, 有的还可以与中国诗歌中的相关意象进行比较。

(一)玫瑰 这是叶芝诗歌中出现得最多的意象之一。叶芝的诗作不少直接以玫瑰为标题。比如, 散见在各诗集中的作品有《恋人述说着他心中的玫瑰》(The Lover Tells of the Rose in His Heart)、《隐秘的玫瑰》(The Secret Rose)、《玫瑰树》(The Rose Tree)等。叶芝另有组诗《玫瑰》(The Rose, 1893), 曾经作为诗集单独出版, 几经调整之后现在集中共有 23 首诗。另外, 在叶芝的其他标题的诗篇中, 玫瑰也是频频出现的一个意象。如果说玫瑰在叶芝诗歌中仅仅是美的象征, 那是说不过去的。实际的情形是这样, 玫瑰与美和爱情时常结合在一起, 使得叶芝的诗既是典型的西方精神的产物, 又具有东方神秘主义的特殊的美质。《玫瑰》组诗是献给朋友莱奥内尔·约翰生(Lionel Johnson)的。该组诗有一句题记,

为圣·奥古斯丁的名言,源出《忏悔录》第十卷 27 章首句:Late have I loved Thee, O Beauty so ancient and so new; late I have I loved Thee!<sup>[1]</sup> (P. 192)译作:“我爱你已经太晚了,你是万古常新的美,我爱你已经太晚了!”<sup>[2]</sup> (第 209 页)圣·奥古斯丁是一位在东方长期生活过的教父神学家。他是教父时代真正的东西方合璧的产儿。他思想中的东方因素是不少的,其中不乏神秘主义的成分。比如圣·奥古斯丁的代表性学说“光照论”,就是其早年精神感受的基督教化的产物。叶芝在 1925 年对组诗有一条注释:“在阅读这些诗的时候,几年来我才第一次发现,那被象征为玫瑰的品质与雪莱和斯宾塞的理性美都不相同,我把它想象成与人类一同受难,而不是从远处望见的某种东西。”玫瑰指美,也指爱情,也指作者对希腊神话的情愫,但是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一个总的指向,那就是基督宗教的上帝。上帝是在任何情况之下给诗人叶芝带来永恒关怀的最后的源泉。无论是题记所引圣·奥古斯丁语句中的“你”(Thee),还是叶芝《尘世的玫瑰》一诗中的“他”(His),都是指上帝,这在原文中是非常明确的。

(二)狮身人面怪 这是叶芝笔下的一个重要意象,它出现在叶芝的著名诗篇《第二次降临》(The Second Coming)中:“转啊转啊在渐宽的螺旋,/猎鹰听不见驯鹰人的呼唤,/万物都崩散中心难维持,/来到世界中的只是一片混乱。/血污的潮水啊到处泛滥,/纯真的礼法啊被它吞淹。/最优秀的人失去了信念,/最卑鄙的人恶意灌满心田。某种启示确实就在眼前,/第二次降临确实已经不远。/第二次降临此话尚未出口,/世界精神的巨影却已蓦然出现。/沙漠中的某地已闯入我的眼帘,/有个形体将人头安在狮身上边。/无情的凝视像阳光一样茫然,/它正在缓慢挪动着它的巨腿,义愤的沙漠鸟儿影子在回旋。/现在我才知道黑暗重新降临,/那块石头已经沉睡了两个千年。/摇篮晃动睡眠被激成噩梦,/何等的恶兽终于等到了它的时辰,/它懒洋洋地走向伯利恒来投生。”(拙译)<sup>[3]</sup> (P. 1948)诗篇中使用了一连串的神秘意象:螺旋、纯真的礼法、摇篮、狮身人面像、沙漠上空的鸟和世界精神等。此诗表达了叶芝对他那个时代文明解体的忧虑。叶芝把纯真的礼法看成是人类文明的基础,认为 1917 年的俄国革命破坏了纯真的礼法。然而还有更糟糕的事情在后头,法西斯主义已逐渐抬头。在深刻的忧虑中叶芝想到了世界精神(拉: Spiritus Mundi),它像一个巨大的记忆库一样,不属于任何个人而属于全人类。从人们的这种集体无意识中,人们知道,基督教自诞生以来就为自己准备了敌对者,敌基督来伯利恒投生,世界充满了恐怖的气氛。在这首诗中,叶芝将《圣经》和斯芬克斯联系起来,突出了人类生活中积极力量和消极力量之间的矛盾和斗争。狮身人面的斯芬克斯是东方文明古国埃及的石雕建筑中最具有宗教性的造型,它用作死者灵魂的寄寓所,头部一般都雕刻成坟墓中所葬法老的样子。法老是地上的统治者,但是他更是天上的神灵在人间的代表,是“地平线上的太阳神”(Horus in the Horizon)。斯芬克斯一般排列在神庙的通道两旁,其造型在整个历史进程中几乎是一成不变的,体积巨大,表情显得呆板和冷漠<sup>[4]</sup> (第 165-205 页)。叶芝将狮身人面的斯芬克斯采撷进他的诗篇之中,可谓将东方神秘主义发挥到了极致,还为诗篇增添了一道讽刺的趣味。

(三)天鹅 此意象具有极其鲜明的个性特征,几乎成了诗人叶芝的代名词。由裘小龙所编选和翻译的叶芝诗选径直题为《丽达与天鹅》,可谓难得<sup>[5]</sup> (第 1 页)。《丽达与天鹅》(Leda and Swan)是叶芝最有名的诗篇之一。试译如下:“突然一下猛击巨翼依然拍动,蹒跚少女头顶黑色蹩掌遮空,硬喙夹住颈背大腿已被抚弄,天鹅欺她无助毛胸紧贴酥胸。惊慌不定之中柔指难推鹅公,姑娘双腿渐松覆盖光荣羽绒,放置灯心草丛弱体雪花草拥,怎能毫不知晓陌生心房悸动?一阵颤栗发生就在腰肢之中,围墙统统断裂屋顶塔楼火冲,阿伽门农死了这就成就事功。如此遭受欺凌兽血来自空中,可曾借其权能增加知识比重?趁着冷漠巨喙尚未将她放松。”<sup>[3]</sup> (P. 1952)根据希腊神话,斯巴达王廷达瑞斯之后丽达被变化为天鹅的主神宙斯强奸而生美女海伦。海伦与帕里斯私奔,导致特洛伊战争,战争中特洛伊城被毁。叶芝借用这一希腊神话表达了他的看法,上古时代的旧文明行将结束,荷马时代的新文明即将到来,变化的根源在于性爱和战争。在这首诗中,值得注意的是天鹅与丽达之间的性爱方式。宙斯强奸海伦发生于他化成天鹅之后,而天鹅是卵生的。这很可能与印度梵典谓梵天由金卵破壳而生有关。说叶芝的天鹅意象含有东方神秘主义的成分,有没有直接的证据呢?在 19 世纪 80 年代中期,叶芝读过《密宗的佛教》一

书,该书的作者是辛内特<sup>[6]</sup>(P. 594)。密宗的典型特征是性力论。密宗宗徒大都是喜欢金刚杵和莲花,它们分别代表男阴和女阴。由于叶芝具有神秘主义的宗教情节,在《狂喜的利波》(Rih in Ecstasy)一诗中他甚至说出了石破天惊之语:“神性与神性在性的高潮中产生。”<sup>[5]</sup>(第269页)在叶芝的诗集中也有直接以印度为题材的作品,比如,《阿娜殊雅与维迦亚》(Anashuya and Vijaya)是篇幅较长的诗篇,该诗从印度神话取材,描写黄金时代,印度仙女无怨与仙人得胜相爱的故事。《须弥山》(Meru)写的是佛教题材。叶芝还有许多诗篇以天鹅为主题意象,比如他的一个集子就叫《库勒的野天鹅》(The Wild Swans at Coole, 1919)。

(四)螺旋 用螺旋主题意象适合于表达叶芝的历史观和人生观。在叶芝看来,人类社会的历史像螺旋一样从顶点向外一层一层展开,一个人的生活像旋梯一样从低到高盘旋上升。螺旋意象的典型例子是《驶向拜占庭》(Sailing to Byzantium):“一、那才不是老年人的国土,年轻人相互偎依在怀中,间鸟儿歌唱垂死的世代,鲑鱼汇聚成瀑布和大海,鱼兽飞鸟一夏唱个不停,歌唱那生养死亡的一切。沉溺于感官享受的音乐,忽略了理性不老的丰碑。二、一个老人只是一个废物,邋遢外衣再加一根拐杖,除非灵魂拍手大声歌唱,尽管衣衫破却唱得响亮。任何音乐学校都在研究,怎样在碑上记载下辉煌,因此我才扬帆远渡重洋,来到拜占庭这圣城中央。三、智者站在上帝圣火上方,金色的马赛克嵌在墙上,快走出圣火来当空旋转,做灵魂的导师教我歌唱。烧尽我那沉迷情欲的心,将它附到垂死的野兽身,我不知道它究竟是什么,只愿进入艺术品的永恒。四、超脱自然后我再也不想,从自然物恢复我的外形。愿希腊的金匠造我形体,将我镶嵌在金枝上歌吟。唱从前现在未来的事情,给拜占庭的王公贵妇听。”(拙译)<sup>[3]</sup>(P. 1951)叶芝对小亚细亚古城拜占庭一往情深。拜占庭即现在的伊斯坦布尔,曾是盛极一时的东罗马帝国和东正教的中心。在叶芝的诗歌创作中,拜占庭象征着艺术、永恒、精神和物质的统一,是一个超脱了世俗的无常变化的地方。这就是叶芝对东方神秘主义的浓厚兴趣。离开了东方神秘主义,叶芝的许多诗作将是无法理解的。《幻影》(The Vision)是叶芝的散文体著作,集中地表达了诗人的东方神秘主义思想。叶芝写道:“我想,要是我能够得到一个月的考古休假就好了,我将去我从前选择好的地方度假。我想在拜占庭度假,不久查士丁尼旧开放了圣索菲亚大教堂,又关闭了柏拉图的学园……我想,在拜占庭早期,也许在历史上此前此后都没有记载过,宗教、美学,还有实际的生活曾融会成一体,还有建筑师们和艺术家们……还有大量的金银器皿。画家、镶嵌工、金银匠、圣经的插图者们都是不留名的,也许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那些个人的设计早已融进了他们的题材中,并且变成了全体人民的幻影。”<sup>[3]</sup>(P. 1951)实际上叶芝一生并未去过伊斯坦布尔,仅于1924年在西西里看过拜占庭时代的镶嵌画。以前,他梦见过圣徒和贤哲的造像,心中无比景仰。我们不妨把拜占庭看做叶芝东方神秘主义思想较远的源头,理由是叶芝的诗歌创作体现了诗人对拜占庭艺术的执著追求。这从拜占庭艺术的本质上可以看得明白。“拜占庭艺术特点表现为抽象性和扭曲性,这是基督教宗教观念和东方神秘主义思想长期影响的结果。古代希腊罗马艺术重视从自然中得到创作的灵感,把宇宙万物的自然状态视作美的源泉,真实、和谐、合乎自然的比例、人的天赋情感都作为美德标准。但是,拜占庭艺术却认为外在的形象是次要的,真实自然的形体是第二位的,艺术的核心在于表现某种抽象的精神和反映神圣的情感,艺术的目的是激发人的宗教灵感。”<sup>[7]</sup>(第241页)这些话虽然不是针对叶芝而发,但是较之叶芝的诗歌创作,可谓中的。这是叶芝热衷于拜占庭的最深刻的动机。

## 二、叶芝诗歌抒情性的东方神秘主义来源

叶芝诗歌中的主题意象可以概括为东方神秘主义,它们以神秘性与抒情性相结合的方式而出现在叶芝的诗歌创作中。因此,对于叶芝诗歌的抒情性,我们可以从东方神秘主义上加以溯源。尽管叶芝的诗歌创作中不乏叙事的篇章,其中有自传性的作品,也有一般叙事诗乃至诗剧,叶芝影响最大的作品还是他的抒情诗。叶芝的许多叙事诗,比如“痴管组诗”等,联唱时是组诗,分拆开来欣赏时又是抒情意味

浓厚之作。比如,在《简在最后的审判日》中有这样一段爱情的独白:“我光着身躺地上,草丛就是我的床,先是光着身然后又收藏,那一天好生是黑的模样。”那就是简所说的话。”(Naked I lay, / The grass my bed; / Naked and hidden away, / That black day'; / And that is what Jane said.)人性的极致于此可见一斑。敦煌曲子词《菩萨蛮》:“枕前发尽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烂。水面上秤锤浮,直待黄河彻底枯。白日参辰现,北斗回南面。休即未能休,且待三更见日头。”因此说它是敦煌曲子词《菩萨蛮》的爱尔兰式表达也并不过分。在叶芝的诗句里给人以性的暴露的感觉,但是写得并不公开,并不令人失去勇气,一切都在黑的模样中简单干脆地进行。接受一切,给与一切,当然必须裸体进行,但是却不能一概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这样描写之后,叶芝往往以反诘结束诗篇:“怎么能给人看呢?真情爱是什么呢?倒是可以告诉和暴露,如果那个时辰还在。”他说:“情形肯定是这样。”芭芭拉·哈代指出,这样的描写与其说在叙事不如说在直抒胸臆:道出了简的狂喜和反思。“性的经历对简来说是猛烈的而不是愉悦的,虽然身体的歌唱是神秘的,似乎暗示了性的呼喊,而且可以断言她需要的是抒情诗,她就是在抒情诗中出现。”<sup>[8]</sup>(第46页)可见,叶芝的叙事诗实际上大约相当于中国古典诗词曲创作中的联章体,它们与其他西方诗人的以叙述事件为主的叙事诗是判然有别的。据笔者阅读叶芝诗集初步体会,叶芝诗歌创作的抒情性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而且均与东方神秘主义有着直接的关联。

(一)《旧约圣经》的抒情风格,是叶芝诗歌抒情性的直接来源。玫瑰依然是一个极好的例子。玫瑰是叶芝诗歌创作中的主题意象之一,它使诗人回到《旧约圣经·雅歌》的抒情传统。《雅歌》是《旧约圣经》文学中最富于抒情性的作品。在《雅歌》中,有对玫瑰的美好描写。下边是一段男女声对唱:“女:我是沙仑的玫瑰花,是谷中的百合花。男:我的佳偶在女子中,好象百合花在荆棘内。女:我的良人在男子中,如同苹果树在树林中。我欢欢喜喜坐在它的阴下,尝他果子的滋味,觉得甘甜。他带我如筵宴所,以爱为旗在我以上。求你们给我以葡萄干增补我力,给我苹果畅快我心,因我思爱成病。他的左手在我头下,他的右手将我抱住。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歌2:1-7)这样的描写出现在《旧约圣经》中,不仅是极其富于抒情性的语段,而且为以后的西方文学将玫瑰、美和爱情联在一起提供了思维定势。另外,在中东地区,滨海平原十分肥沃,但是旱地和沙漠也随处可见。在沙漠中,偶尔看见几朵玫瑰,景象十分动人。于是玫瑰成了生命的象征。《以赛亚书》写道:“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沙漠也必欢乐,又像玫瑰开花。必开花繁盛,乐上加乐,而且欢呼。黎巴嫩的荣耀,并迦密与沙仑的华美,必赐给它。人必见耶和华的荣耀,我们神的华美。”(赛35:1-2)西方各国大都信仰基督教,而宗教总是给人以神秘的朦胧的美感。玫瑰、美感、爱情、宗教、神秘主义,这几大要素综合在一起,必然赋予诗篇以一定的抒情性。叶芝的诗歌创作是得到了《圣经》的滋养的,叶芝直接以基督宗教为题材的作品不少。叶芝诗歌的抒情性只是其所受基督宗教滋养的一种衍生物。

(二)在东方神秘主义思想指导下的对中国和日本诗歌刻意模仿和虚心学习,是叶芝诗歌抒情性的间接来源。虽然只是间接的来源,所起的作用却是带根本性的。这是因为东方不仅使人产生各种美妙的联想,她还是抒情诗的摇篮。在叶芝的诗歌创作中有模仿日本的诗,如《仿日本诗》(Imitated from the Japanese):“令人惊奇一件事,我已活了七十年。欢呼春天繁花开,因为春天又来临。我已活了七十年,每做褴褛讨饭人。七十年来少与老,从未欢乐而舞蹈。”(傅浩译文)这是叶芝根据一首咏春的日本俳句的散文翻译而间接地创作的诗篇,其手法与厄兹拉·庞德相仿佛。他这样做主要是受到东方诗歌的强烈吸引所致。叶芝有的作品又与中国诗歌极为相似,如《忆昔》(Memory):“几个有动人魅力,一个有可爱面容。魅力美貌总是空,山坡上芳草丛丛。草丛只欣纳野兔,躺卧处形状种种。”(拙译)又如《祝酒歌辞》(A Drinking Song):“美酒嘴里来,爱情眼里来。吾欲识真理,须趁年未衰。酒杯满满斟,望汝尽生哀。”(拙译)叶芝这两首诗,其意境与中国的唐代五七言六句体诗之间,并没有多少差别。又如《欲获天堂锦绣》(He Wishes for the Clothes of Heaven):“假饶能获天堂锦,织满金色银色彩。水蓝天青湖绿色,夜空白昼瞳眸裁。愿将锦绣铺君足,何叹贫空禁中来。日将吾禁铺足下,愿君摆足多多踩。”(拙译)再加《静

女》(Maid Quiet):“宁静姑娘去何方?褐色头巾飘肩上。来如群星唤晨风,吹拂心中热血漾。伊人起身离去时,焉能镇静不着慌?软语恍若雷和电,急急闪过我心房。”(拙译)叶芝的这些诗篇,与中国的古诗是较为相近的。固然笔者在翻译上下了一番功夫,不过,叶芝某些诗歌与中国诗歌的相近似,从根本上说还是其自身品质决定的。否则,再巧妙的翻译家也无法传译得如此逼肖。比如,拜伦和雪莱那样的诗人,其诗篇是很难翻译出中国味来的。味之有无,归根结底还在有内容之存在抑或不存在。一般说来,东方诗歌比较适宜于抒情。尤其是中国和日本的诗歌,与中国绘画和东洋绘画相似。中国和日本的传统绘画,都在空间布局上留有大量的空白。画家在这些地方留下的是无笔之笔,无墨之墨,可供审美接收者任意发挥,他们的想象力可以乘着想象的翅膀尽情地飞翔。中国和日本的传统诗歌,体制均极短小,一般说来用于叙述事件记载史实是比较困难的,然而用于抒情言志则十分方便。并且,中国和日本的传统诗歌特别适合抒情言志,因为它们同样给读者留下了巨大的审美空间,读者的想象力可以乘着想象的翅膀尽情地翱翔和盘旋,一圈一圈又一圈,流连忘返,尽情欣赏,以至无穷,将抒情性发挥到极致。

### [参 考 文 献]

- [1] ABRAMS, M. H.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 volume 2* [Z].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1986.
- [2] AUGUSTINE, S. *Confessions* [Z]. Translated by F. J. Sheed, introduced by Peter Brown, copyright by Sheed and ward, Inc, 1942. Pek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 Chengcheng Books Ltd, 1999.
- [3] [爱尔兰] 叶芝. 叶芝抒情诗全集 [M]. 傅浩译.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1994.
- [4] [古罗马] 奥古斯丁. 忏悔录 [M]. 周士良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3.
- [5] [德] 汉尼希, 朱威烈, 等. 人类早期文明的“木乃伊”——古埃及文化求实 [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 [6] [爱尔兰] 叶芝. 丽达与天鹅 [M]. 袁小龙译. 桂林: 漓江出版社, 1987.
- [7] IAN, Hamilton. *Oxford Companion to 20th-Century Poetry* [Z].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 [8] 陈志强. 拜占庭学研究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1.
- [9] JEFFARES, A. Norman. *Yeats Sligo and Ireland. Irish literary studies; book 6* [C]. Gerrards Cross: Colin Smythe Ltd, 1980.

(责任编辑 何良昊)

## Eastern Mysticism in Poetical Creation of W. B. Yeats

ZHANG Si-qi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ZHANG Si-qi (1950-), male, Professor, Doctor,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comparative and world literature.

**Abstract:** W. B. Yeats, Irish poet, whose poetry is well known for the symbols of Eastern mysticism. Rose, Sphinx, gyre and swan are images that highlight the themes of his poetry. His poetry is also famous for the strong lyrical quality, which has sources as follows. To inherit the lyrical tradition started by the Old Testament is the direct sources. The imitation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poetry under the guidance of Eastern mysticism is the indirect sources.

**Key words:** Ireland; poetry; W. B. Yeats; Eastern mysticism